

新晋诺奖得主石黑一雄其人其作二人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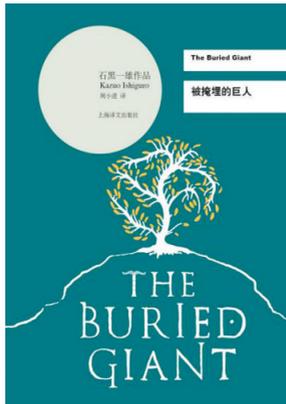
文学“野心”与写作“筋脉”

方其军

“他的小说带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揭开了我们与世界连接的虚幻的深渊。”10月5日晚上7点，日裔英籍小说家石黑一雄以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份，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在资讯极其发达的当下，像诺奖这样的消息在世界的传播有着瞬间性与同步性，也就是说，我得知消息的及时与迅捷，不亚于瑞典学院所在城市斯德哥尔摩的市民，甚至不亚于获奖作家本身。瑞典学院晚上7点公布的结果，身处中国江南小城的我在10分钟后就知道了。当第一个记者电话采访石黑一雄时，他显然还没有得到来自瑞典的通知。他表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很荣幸，这表明我走在了先前的伟大作家的身后。这是对我的肯定。”

有人说，这些年总有这样的印象，诺贝尔文学奖不依“常规”出牌，或说总会与甚嚣尘上的“民意”相去甚远。那些被网民戏称为“陪跑”的作家，被寄托了“厚望”，而新晋得主总是像黑马一样“杀出”，导致寻常书店在读者追问之下措手不及地往出版社配货。瑞典学院的这种“躲猫猫”，不知是否有故意的成分。然而，诺奖的重大影响不可否认，文学关注者在几经“失望”后仍会正视。今年，许多人的评价是“实至名归”。从《浮世画家》到《别让我走》，20年间，石黑一雄在英语文坛差不多是“获奖专业户”，比如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布克奖”，他将近30年前就获得了。

石黑一雄的作品在选题上有着宽阔性，二战、克隆等，涉猎领域



石黑一雄部分作品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很难读出既定的“符号”。近年的《被掩埋的巨人》，更是将目光投向500年前的传奇，在写法上带给读者的是强烈的陌生感。若依靠既有经验解读，可能会有严重误会，甚至曾有人指出这是一部“失败之书”。但是，一个事实足以提醒读者：当年写作获“布克

奖”的《长日留痕》（又译《长日将尽》）只用了4个星期，而《被掩埋的巨人》用了10年时间。一个享有盛誉的作家，声称以十年磨一剑之功淬炼的作品怎么可能在“还拿不出手”的状态时推出？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作品有新的思考，而一部分读者没能跟上节奏。

这种探索和开掘，这种拒绝自我复制，表明石黑一雄在文学上是有“野心”的。作为后殖民或移民作家，他与同是诺奖得主的库切不同。库切是英裔南非人，主要作品反映的是殖民引起的深刻裂变，具有交融却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理由。而石黑一雄对于后殖民形态的观察与发现，在其丰富的写作资源中所占比例不大。如他写《上海孤儿》，并非一种现实的追溯，而是假借一种“远方”或“可能”。就像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指向并非“实”的四川，无非是想象或故事必须有空间着陆罢了。

读懂《被掩埋的巨人》的一些人，有这样的评价：“一场有关记忆与负疚的深刻审视，探讨了该如何回忆过去的创伤。”其实不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的其他作品也渗着有关记忆的醒悟与忏悔。《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和《长日留痕》中，那种记忆与时间的幻影重叠处置是他的“特征”。有人认为，从《别让我走》开始，石黑一雄对记忆的探寻越来越复杂，回忆主体不再单一，个人回忆向社会层面回忆过渡，探讨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宏大。“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但毕竟无可回避，无论作为个体、家族或国家。这可以说是能够拎出来的唯一贯穿石黑一雄作品的“筋脉”。

值得一提的是，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并称为英国的“移民三雄”，而另两位或是在个人生活上受人诟病，或是在有关认知上存在争议，只有石黑一雄是“正常”的。一个创作者既要燃烧生命登临艺术高峰，又要保持无可指摘的“正常”，其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这让我想起山东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的一句话：“主张在白天写作，接受阳光的监督。”

迷恋记忆 避实就虚

清 宸

石黑一雄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江苏的译林出版社陆续翻译、引进过他的作品，《远山淡影》《浮世画家》《长日留痕》等小说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石黑一雄6岁随父母移民到英国，此后接受的是英式教育。酷爱写作的他28岁获得了“布克奖”，而今又成为继奈保尔、多丽丝·莱辛和品特之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

石黑一雄爱用追思的笔调进行写作。他前期的小说，情节、语言寡淡，文字中却藏有机巧。而他近十余年来的写作，题材跳跃，意兴阑珊。这和重视跌宕情节、浓烈描写的中国传统阅读习惯并不契合。

笔者最早读的是《远山淡影》，这也许是石黑一雄笔下最像“日本小说”的一部。他不厌

其烦地写着主人公悦子回忆自己认识的种种人和事，闭口不谈女儿自杀给她带来的创伤。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妙处难与君说”的构思故意。其实，当你看过《浮世画家》后，会发现这种看似“避实就虚”的写法是石黑一雄的常用手法。石黑一雄擅长描写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像《浮世画家》中的小野和《长日留痕》中的史蒂文斯，他们骄傲于自己的昔日荣光，觉得曾经的付出完全正确。但时代变化迫使他们自省，该过程中的暧昧态度又折射出人物内心的错愕、迷乱和焦灼。而现在，石黑一雄的文学场域明显又有了新的拓展，分别创作于2005年和2015年的长篇小说《别让我走》与《被掩埋的巨人》，给读者带来了富有奇幻色彩的架空感。前者架空了现实，虚构了以克隆人作为人类器官捐献者的合法世界，呈现了科技极端化对伦理道德底线的挑战。后者介入了英伦本土

最著名的亚瑟王传说，借此探究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复杂性。最后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敦促人类对自身困境进行反思。

如果要选择石黑一雄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记忆”。他的作品，不论题材怎样万花筒般地变化，内在总是含蓄而婉转地讲述着记忆对我们的影响。记忆是人类对自我生命和浩荡历史的敏锐捕捉，但记忆中布满了各种伤痕，你努力追忆或者试图忘却，最后唤回的往往是虚无与孤独。

在石黑一雄的创作中，比较令人意外的是他的短篇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讲述作为至高艺术形态的音乐和世俗中的名利追求产生冲突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就大多数人趋名逐利，若求而不得，就又转回来希冀于音乐中寻到温柔和爱意，然而一切终成水月镜花。该书写得既浪漫又文艺，在悲悯的慈怀中不乏隐晦的讥讽。

苏童以小说创作出名，但我很喜欢他的散文。他的散文集《你为何对我感到失望》共有81篇，分市井、记忆、人间三辑。收入市井的11篇散文更像是小小说。《一份自传》很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平顺的经历、平静的人生、平凡的出身。我没想到自传还可以这么写，他说童年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所以他的许多短篇小说是“童年视角”和“童年记忆”。“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而在《童年生活的利用》末尾，他用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回到童年。

记忆专辑中，《九岁的病

荐书

《如果大雪封门》



作者	徐则臣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6年4月

“我想看见大雪把整座城市覆盖住。你能想象那会有多壮观吗？”高考落榜后，家在中国最南端的林慧聪就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只身来到了北京，他的工作是替人放广场鸽。不久后，他结识了一群靠贴小广告为生的小伙伴。“下了大雪你想干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会干什么，只是觉得平日里的北京城除了高楼就是大厦，“跟咱们屁关系没有”，但如果大雪封门了，“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到那时，“就像童话里的世界，清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

作者满足了慧聪的愿望，在鸽子一天天莫名其妙地减少、他即将离京回乡的前夕，30年一

遇的大雪不期而至——大雪果然封门了。大雪之后的北京和想象有不小的差距，因为雪没法将所有东西都盖住。同样盖不住的是“我们”——即便在这座城市待了很久却依旧不知所终的京漂小人物。在平房屋顶上眺望天空，在大街小巷间奔跑追逐鸽子，这一切，隐隐指向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对大雪封门的热切期盼，代表的也许就是对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渴望，不过，这种隐喻作者点到即止。

冷峻而又温暖——这正是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为《如果大雪封门》提炼的颁奖词。

除了《如果大雪封门》外，本书还收录了徐则臣近年来创作的其他16则短篇故事，呈现两大脉络：异乡和家乡。前者关注的是年轻人的奋斗主题，后者则聚焦乡情乡俗，展现了很多古老文化的趣味和特点。奋斗不是打鸡血，家乡生活也不是白开水。书中的每个角色都是小人物，但每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也许不浓烈，却在不经意的瞬间带来共鸣和感动。

（推荐书友：矩形）

《你为何对我感到失望》



作者	苏童
出版	万卷出版社
日期	2016年9月

苏童以小说创作出名，但我很喜欢他的散文。他的散文集《你为何对我感到失望》共有81篇，分市井、记忆、人间三辑。收入市井的11篇散文更像是小小说。《一份自传》很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平顺的经历、平静的人生、平凡的出身。我没想到自传还可以这么写，他说童年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所以他的许多短篇小说是“童年视角”和“童年记忆”。“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而在《童年生活的利用》末尾，他用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回到童年。

记忆专辑中，《九岁的病

榻》描述了九岁那年的一场重病，因为恐惧死亡或是感受到死亡的力量，作者比别人更早懂得了健康的意义；《女儿红》初看题目以为写的是黄酒，其实不是，而是20世纪70年代的三位美女，或内敛，或古典，或洋气，她们是超越流行、走在时尚前面的人。

《错把异乡当故乡》写的是喜欢南京的若干理由，可以和《一个城市的灵魂》同读；而《八百米故乡》写的是作者的出生地苏州，距离的变化，迁移的历史，反映出时代的变迁；《沉默的人》描述了作者从沉默到健谈的过程，“我自由地顺从了自己的意愿，能不说活则不说话，能少说话则少说话。”但后来，“奇怪的是我在不停地说话中竟然获得了某种快乐，这快乐从前于我是无缘的。”这篇可以和《饶舌的益处》同看，作者认为，“饶舌最大的益处是保持身心健康。”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时不时剖析自己的苏童。

（推荐书友：仇亦斌）

《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



作者	王士强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6月

在这个消费时代里，诗歌的“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诗歌确实走在边缘，可它从未缺席现代人的生活，我以为，这就足够了。

《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共四辑，分别为诗歌的“现象解析”、关于新世纪诗歌的“诗艺考辨”、对当代诗坛的“诗人论评”与对具体诗歌的“解读·札记”，由浅入深，以“‘诗歌边缘化’问题一辩”切入，再深入探讨新世纪诗歌十年中的五个热点问题，指出应当从“典型现象”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向前。

大部分喜欢这类书的读者想来和我一样，更偏爱抒情和有情节性的章节，而本书三、四两辑中的诗歌与诗人评论可谓最得我们之心了。我喜欢作者笔下诠释的聂权，一个写梦想、也写孤独的聂权，一个在暗夜里坚守内心火焰、等待灵魂呼应的聂权；我喜欢作者评论的李小洛的《省下我》，一句“追求自由实际上却是使人永恒地成为‘自由的奴隶’”，几乎一瞬间点醒了我。我们总不停地奔波在追逐自由的路上，为着这个目标，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捆绑着当下的自由，却从未想过这种捆绑是否有尽头……

诗歌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诗歌评论更是如此。作者也许只想以一本特别的诗歌赏析、品鉴，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以唤醒沉睡在快节奏生活里的人们，以燃起长眠于血肉之躯里的诗魂。

（推荐书友：李艳霞）

品鉴

一幅特殊时代的风情画

——读沈潇潇《松明摇曳的夜晚》有感

蒋静波

刊登在今年第10期《文学港》杂志上的沈潇潇的短篇小说《松明摇曳的夜晚》，讲述了主人公夏天在堵车处，回忆起和村姑雪妃于1976年某个夜晚在此地发生的故事，以及它在41年后的回响。

在晴江畔一个松明摇曳的夜晚，一心想摆脱困境的知青夏天，上了当地村姑雪妃以邀他到邻村看电影为由、实则进行约会“圈套”。向往城市生活、暗恋夏天的雪妃明知失望却心不甘，在尽量克制、保持自尊的前提下，竭力“让内心无处安放”的隐情有那么一刻哪怕是自欺欺人的虚幻见光”。半路上，为了阻止夏天去看电影，雪妃又以崴脚为借口，坐在牛背石上开始了长谈，在一次次对话中，隐约露出心迹。而夏天“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在盼望着回城”，心思完全不在这里，

对于乡村姑娘毫无感觉，倒是面对着山野里的大自然之夜，他“几乎忘记了身为什么在这里，甚至也忽略了身旁同行者的存在”。

年轻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个夜晚过于清淡，正值青春的男女主人公在这样的夜晚应该有所行动或表示才符合人性。其实，作者讲述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面对雪妃的爱恋，小说没有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即使背上伏着“崴脚”的雪妃，也闻不到主人公丝毫的荷尔蒙气息。回忆以1977年恢复高考、夏天成功进入大学校园戛然而止，而那个雪妃还在山野里，在辛勤劳作中挥发着“汗臭味”。故事蕴含着时代的气息与喟叹，一个看似平静的夜晚，贯穿其间的是特殊的时代、社会对个人心理和行为蚀刻出的印记。

小说植入了浓厚的地域元素，作者巧妙地选择了鄞西（现归海曙区）的地理及其人文传说作为独特

的叙事空间和背景，为这幅41年前的风情画配上了一座当下的基座。作者借助雪妃之口，讲述了牛背石的传说和浙东女子尽封王的传说，并以传说为镜像加以映照，使人世苍凉镶嵌于历史的纵深处。雪妃评论南宋村姑的一句“有人说她傻，白米缸不跳跳灰箩……”何尝不是说的自己：与颇有势力的阿瑞解除婚约，放弃人人羡慕的在织布厂当女工的待遇，情愿当地道的村姑；“雷雨隔条牛背脊”“东边日出西边雨”暗喻着两个同坐于牛背石年轻人悬殊而不可更改的命运。如今，一个在城市中养尊处优的中年男人可能会因为堵车与一位整日为讨生活风里来雨里去的农妇邂逅，他们的命运又是怎样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呢？

小说中那些似曾熟悉的地标地貌，让人不知不觉将龙宫与龙潭、五龙潭、晴江与鄞江、晴江堰村与晴江岸村，晴江堰与它山堰，一一对应起

来，让本地读者多了一份亲切感。

作者在叙述中频繁穿插、闪回，从眼前的景象到内心独白，就像作者握着缰绳，收放自如，且跳跃性强，避免了传统平铺直叙中过多的铺陈。如小说开始不久写道，“你晚上去看电影吗？”一个姑娘的声音清晰闯入他的耳朵。他惶然四顾，现场没有她自己说话呀！”“一个久远的山名倏然地跃上脑际：龙宫山……幽深的时间隧道被强光照彻，他在尽头看到1976年的雪妃正在跟自己说话”。以上闪回镜头，呈现了一种蒙太奇的效果。

在这幅往昔风情画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个知青夏天们，多少个村姑雪妃们，或为理想苦苦挣扎，或为现状于心不甘，有人性的考量、痛苦的思索、艰难的挣扎。什么是坚硬和残酷，什么是柔软和脆弱？直到现在，在虽然谁也没欠着谁，但为什么眼前的一切令人如此不安？